

104
1
3 23

30 1
9 8 7 6 5 4 3 2 1
20 9 8 7 6 5 4 3 2 1
10 9 8 7 6 5 4 3 2 1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嘉慶

陸宣公中書奏議卷第五

論裴延齡姦蠹書一首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惟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為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為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耳則雷霆蠅鼠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蠹蝨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殖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懇懃切至以小人為戒者豈將有意饑而沮之哉誠以其蔽



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
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
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克斂怨以為德盜言
孔甘亂是用餒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
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
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
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倖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
矣小人使為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
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自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
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
恥以聚斂為長策以詭妄為嘉謀以培克斂怨為匪躬以

靖譖服讒為盡節摠典籍之所惡以為智術冒聖哲之所
戒以為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
放勳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倖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
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得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
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祕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
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
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為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
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
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即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
虛佞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
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
前歲秋首班宏喪云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

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
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
贏餘之資稍弘心意之欲興作寢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
前言且希睿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
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
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勒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
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
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
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轍下囂聲
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于上斂怨於人欺天罔君
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摠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
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

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
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
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
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
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
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
已棄之物今所收穫即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勅
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卿韋少華抗
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推
尋足驗姦計兩司既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奏
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如
度支舉奏是虛誣詐亦宜得罪陛下既不許差三司按問

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如
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柱直兩存法
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為收穫之功以常賦之財為羨餘之
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寘
貨財物合入官則納于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
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
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
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為家
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為官物在
人為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
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務崇信不加
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獲

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則
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失
或遭寇賊斂數或准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迸無
處追尋或網典拘囚不辨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或
收獲舟舩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可
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穀
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奏
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門
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烝黎于茲累年一無
所得其為踈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
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既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
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為課績取此適彼

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
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即更下徵重困疲眊
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
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剝徵
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宜矛盾
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於
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賸利所謂
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肢體以徇口腹哉殊不悟肢
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折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也
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翦逐
豺狼崎嶇繕宇功力纔畢地猶負絕勢頗孤危新集之兵
志猶未固允資贍恤俾漸安居頻勅度支令貯軍食常使

平涼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數
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顏
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
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
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
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
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旣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
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
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摠轄於庶官外敷化
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
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欲
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

庭詮集選士果今逆賢得以爲詞史策書之足爲國恥而
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
鄙欲大隳省署之儀徒曹郎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
飲官厨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
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僞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
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
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期集晨趨夕散
十百爲羣車中喧闐常若闐闐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成
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斲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又
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非識突變通智權輕
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滯
事遠無壅情綱條之下無亂繩鑒照之內無隱匿然後人

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能則非稱職況
延齡以素所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惰且拘事
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末流當給者無賄而不
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實
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狼
藉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
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
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
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
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陵暴之弊播
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闢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
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論而化昔周之方

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雖雖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女反予來赫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脩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正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持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關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悉加諸匹夫見陵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勳庸縱

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起羞諒非細故為國聚費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闕敗蔑彼彝典違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郎吏時有履道而不為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為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休禮義之府蟻污清明之朝此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供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脩減其芻秣車破蓄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

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蓄披猖頗其費損尤多更因
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為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
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
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怕須貯備舊例每至
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資
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
芻薪價錢以為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單霖潦
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厨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徇
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
聯蹇狼狽率以為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
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
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為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

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
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為自非狀
跡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偽亂邦之
罪七而重之以耗斁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
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
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
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
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眾
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儻陛下誠有意乎在
茲臣竊以為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為心而不
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天
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為心則我之好惡乃

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繆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為耳目則天下之聰明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歸心忠謹既聞玄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不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

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為明君何者為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為鑒戒趙高指鹿為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於其主臣謂鹿之與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為無指無而為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為過者良有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為本以利為末以人為本以財為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人

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也
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充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保
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
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非庶以為天
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為此也殷紂以貪
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
為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
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狀所實洛口諸
倉卒為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
言是而不懲何以為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
興徵求寔廣權筭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忌
咨白晝犯闕都邑眊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

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為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
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丘山竟資兌
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
利之有焉車駕既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
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
懇以苦寒為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為之求覓不致竟憫
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關聖旨方以戎事為急
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從
將吏赴難師徒蒼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冱且無薪蒸
飢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風
颺冒霜霰踰四旬而眾無攜貳卒能走強賊全危城者陛
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貲與

衆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
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
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
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廡之下復
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
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
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
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
脩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
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困倉篋匱
者農夫商賈之富也柰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

諸侯之棄德蹙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
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
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
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
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脩
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
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
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
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
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
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擊攫悉
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

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
甫桀桀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又天下不委罪
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
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又竊慮陛下
以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
辟則似為衆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
終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
善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
其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于何不可儻陛下
猶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
之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為能愚臣以延齡

為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
表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衆同辨示人不私
若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
繩其傷善以勵事君若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
挾詐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
下釋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柱
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
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
下若以必與已同者為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
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為非金礪
相須不為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
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

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
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既若又阻抑誰當
貢誠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為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
案區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為徒
能以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誠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
所聞足鑒人閒情偽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既極崇高又承
渥澤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眾沉浮免貽厚責謝
病黜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
當豺狼上違懼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
蒙眷知唯在誠直綢繆帳屨一紀于茲聖慈既以此見容
愚臣亦以此自負從陛下歷播遷之艱跪覩陛下致興復
之艱難至今追思猶為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

而悲鳴蓋情激于衷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
已頻繁夫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款以極愚誠憂深故
語煩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為陛下慮患之
計則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為願迴睿
聰為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
昧死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

論朝官闕員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右臣聞於經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無曠庶官天工
人其代之蓋謂士不可不多官不可不備敦付物以能之
義闡恭已無為之風此理道得失之所由也夫聖人之於
愛才不唯仄席求思而已乃復引進以崇其術業歷試以
發其器能旌善以重其言優祿以全其操歲月積久聲實

並豐列之於朝則王室尊分之於士則藩鎮重故詩序太平之君子能長育人才書比梓人之理材既勤樸斲惟施丹雘禮著造士易尚養賢蓋以人皆含靈唯所誘致如玉之在璞抵擲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闕則汚泥䟽濬則川沼是以書籍所載歷代同途祚屬殷昌必時多雋又連鍾衰季則朝乏英髦當在衰季之時咸謂無人足任及其雄才御寓淑德應期賢能相從森若林會然則興王之良佐皆是季代之棄才在季而愚當興而智乃知季代非獨遺賢而不用其於養育獎勵之道亦有所不至焉故曰人皆含靈唯所誘致漢高稟大度故其時多魁傑不羈之材漢武好英風故其時富環詭立名之士漢宣精吏能故其時萃循良核實之能迨乎哀平朽靈昵比小人

踈遠君子故其時近習操國柄嬖戚擅朝權是知人之才性與時升降好之則至獎之則崇抑之則衰斥之則絕此人才消長之所由也臣每於中夜竊自深惟朝之乏人其患有七不澄源而防末流一也不考實而務博訪二也求精太過三也嫉患太甚四也程試乖方五也取舍違理六也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七也夫多少相繆非嘉量不平輕重相欺非懸衡不定用之苟不得其道則王者實病而權量無尤故按名責實者選吏之權量也宰相者主權量之用也宰相之主吏猶司府之主財主吏在序進賢能主財在平頒秩俸假使用財失節則司之者可以改易而秩俸不可以不頒主吏乖方則宰之者可以變更而賢能不可以不進其行甚易其理甚明頃者命官頗異於是常以除

吏多少準量宰相重輕宰相承寵私則援引雖濫而必進
宰相見踈忌則擬議雖當而罕俞是使羣材仕進之窮通
唯繫輔臣恩澤之薄厚求諸理道未謂合宜夫與奪者人
主之利權名位者天下之公器不以公器徇喜心不以利
權肆忿志不以寡妨衆不以人廢官或其阻執事而擁羣
材所謂不澄源而防末流之患也經曰無以小謀亂大作
無以嬖人疾莊士蓋務大者不拘於小累謀小者不達於
大猷嬖者或行異於莊莊者必性殊於嬖理勢相激宜其
不同進賢援能諒君子之事過惡揚善非小人所能君子
以愛才為心小人以傷善為利愛而引之則近黨傷而沮
之則似公近黨則不辨而遽疑似公則不覆而懸信是以
大道每墮於構議良才常困於中傷失士啓讒多由於此

所謂不考實而務博訪之患也夫人之器局有圓方大小
之殊官之典司有難易閑劇之別名稱有虛實之異課績
有升降之差將使官不失才才不失序在乎制法以司契
擇人而秉鈞制之不得厥中則其法可更而其契不可亂
也擇之不當所任則其人可去而其秉不可奪也如或事
多錯雜任靡適從而但役智以求精勞神而救弊則所救
愈失所求愈麤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元
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頃之輔臣鮮克勝任過蒙
容養苟備職負致勞睿思巨細經慮每有關官須補或緣
將命藉才宰司慎擇上聞必極當時妙選聖情未愜復命
別求執奏既不見從則又降擇其次如是至于再至于三
所選漸高所得轉下或斷於獨見罔徇僉諧或擢自旁求

不稽公議權衡失柄進取多門等差不倫聲實相反此所謂求精太過之患也臣聞耀乘之珠不能無類連城之璧不能無瑕矧伊有情寧免愆吝仲尼至聖也猶以五十學易無大過為言顏子殆庶也尚稱不遠而復無祇悔為美況自賢人以降孰能不有過失哉珠玉不以瑕類而不珍鬣彥不以過失而不用故玄元之教曰常善救人則無棄人文宣亦去赦小過舉賢才齊桓不以射鉤而致嫌故能成九合之功秦穆不以一眚而掩德故能復九敗之辱前史序項籍之所以失天下曰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遺管仲論鮑叔牙不可屬國曰聞人過終身不忘然則棄瑕錄用者霸王之道記過遺才者衰亂之源夫豈不以懋庸黜退以懲過二者迭用理如循環進而有過則示

懲懲而改脩則復進既不廢法亦無棄人雖纖芥必懲而才用不匱故能使黜退者克勵以求復登進者警飭以恪居上無滯疑下無蓄怨俾人於變以致時雍陛下英聖統天威莊肅物好善既切計過亦深一抵譴責之中永居嫌忌之地夫以天下士人皆求官名獲登朝班千百無一其於脩身勵行聚學樹官非數十年閒勢不能致而以一言忤犯一事過差遂從棄捐沒代不復則人才不能不乏風俗不能不偷此所謂嫉惡太甚之患也臣聞君子約言小人先言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孔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又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然則舉錯不可以不審言行不可以不稽訥訥寡言者

未必愚喋喋利口者未必智鄙樸忤逆者未必悖承順慙
可者未必忠故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凡制爵祿
與衆共之先論其材乃授以職所舉必試之以事所言必
考之於成然後苟妄不行而貞實在位矣如或好善而不
擇所用悅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繫異同
之趣是猶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重輕雖甚
精微不能無謬此所謂程試乖方之患也天之生物爲用
罕兼性有所長必有所短材有所合亦有所睽曲成則品
物不遺求備則觸類皆棄是以巧梓順輪楠之用故枉直
無廢材良御適險易之宜故駑驥無失性物旣若此人亦
宜然其於行能固不兼具前志所謂千年一聖五百年一
賢者才難不其然乎夫唯聖人方體全德賢之爲目猶有

未周且以未周之才彌五百年而有一造次求備曷由得
人若夫一至之能備稟之性則中人以上迭有所長苟區
別得宜付授當器各適其性各宜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
與全才無異但在明鑒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帝王之盛莫
盛唐虞臣佐之盛莫盛稷禹稷禹之比無非大賢然猶各
任所能不務兼備故尚書序堯舜命官之美自稷禹咎益
以降凡二十二人所命典司不踰一職用能平九土播百
穀敷五教序五刑禮樂興和蠻夷率服洎鳥獸魚鼈亦罔
不寧蓋由舉得其人任得其所鑒擇付授審之於初不求
責於力分之外不沮撓於局守之內是以事極其理人盡
其材君垂拱於上臣濟美於下功焯當代名施無窮及其
失也則升降任情首末異趣使人不量其器與不由其

誠以一言稱愜為能而不核虛實以一事違忤為咎而不考忠邪其稱愜則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違忤則責望過當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職司之內無成功君臣之際無定分此所謂取捨違理之患也今之議者多曰內外庶官久於其任又曰官無其人則闕之是皆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徒眩聰明以撓理化古者人風既朴官號未多但別愚賢匪論資序不責人以朝夕之效不計事於尺寸之差不以小善而褒升不以一眚而罪斥故虞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則必俟九年方有進退然其所進者或自仄微而納于百揆雖久於任復何病哉漢制部刺史秩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刺史高第者即遷為郡守郡守高第者即入為九卿從九

卿即遷為亞相相國是乃從六百石吏而至台輔其閒所歷者三四轉耳久在其任亦未失宜近代建官漸多列級逾密今縣邑有七等之異州府有九等之差同謂省郎即有前中後行郎中員外五等之殊並稱諫官則有諫議大夫補闕拾遺三等之別洎諸臺寺率類於斯悉有當資各須循守若依唐虞故事咸以九載為期是宜高位常苦於乏人下僚每嗟於白首三代為理損益不同豈必樂於變易哉蓋時勢有不得已也至如蘇陞洪水績用靡成猶終九年然後殛竄後代設有如蘇之比者豈復能九年而始行罰乎臣固知其必不能也行罰欲速而進官欲遲以此為稽古之方是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頃者臣因奏事論及內外序遷陛下乃言舊例居官歲月皆以朕外祖曾作

祕書少監一任經十餘年董晉將順睿情遂奏云臣於大曆中曾任祠部司勳二郎中各經六考陛下之意頗爲宜然以臣蠢愚實有偏見凡徼舊例須辨是非是者不必渝非者不必守況於舊例之內自有舛駁之異哉先聖之初權臣用事其於除授類多徇情有一月屢遷有積年不轉迨至中歲君臣構嫌姑務優柔百事疑滯其於選授尤所艱難姑以頗僻失平繼以疑阻成否至使彝倫闕敘庶位多淹是皆可懲曷足爲法夫覈才馭吏有三術焉一曰拔擢以旌其異能二曰黜罷以糾其失職三曰序進以謹其守常如此則高課者驟升無庸者亟退其餘績非出類守不敗官則循以常資約以定限故得殊才不滯庶品有倫參酌古今此爲中道而議者暗於通理一槩但曰宜久其

任得非誦老生之常談而不推時變者乎夫列位分官緝熙帝載匪唯應務兼亦養才是以職事雖有小大閑劇之殊而俱不可曠缺者蓋備於時而用耳故記曰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唯經邦贊國之任則非有盛德不可以居故記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議者昧於明徵一槩但曰官無其人則關得非守舊典之糟粕而不本事情者乎今內外羣官考深合轉陛下或言其已有次第須且借留或謂其未著功勞何用數改是乃循默者旣以無聞而不進著課者又有成績而見淹雖能否或差而沉滯無異人之從官積小成高至于內列朝行外登郡守其於更歷多已長年孜孜慎脩計日思進而又淹逾考限亟易星霜顧懷生涯能不興歎殊異登延之義且乖勸勵之方

夫長吏數遷固非理道居官過久亦有弊生何者時俗常情樂新厭舊有始卒者其唯聖人降及中才罕能無變其始也砥勵之心必切其久也因循之意必萌加以盈無不虧張無不弛天地神化且難常全人之所為安得皆當是以分分而度至丈必差銖銖而稱至鈞必謬在職既久寧無咎愆或為姦吏所持或坐深文所糾偶以一跌盡隳前功至使理行不終能名中缺豈非上失其制而推致以及於斯乎故聖人愛人之才慮事之弊採其英華而使之當其茂暢而獎之不滯人於已成之功不致人於必敗之地是以銳不挫而力不匱官有業而事有終此理之中庸故書以為法遷轉甚速則人心苟而職業不固甚遲則人心怠而事守浸衰然則其速與甚遲其弊一也陛下俯徇浮

議謂協典謨又次當進者既曰務欲且留缺員須補者復曰官不必備則才彥何由進益理化孰與交修此所謂循故事而不擇可否之患也伏惟陛下憂勤務理夢想思賢體陶唐有虞聰明之德以敷求法太宗天后英邁之風以拔擢然而得人之盛尚愧前朝底又之功未光當代良以七患未去三術未行而又睿察太深宸嚴太峻常人才器曷副天心故雖獲超升亦驟從黜廢人物殘瘁抑斯之由而議者莫究致弊之端但思革弊之策反以廣於進用為情故以梗於除授為精詳以避謗為奉公之誠以摘瑕為選士之要乃至稱毀紛糅美惡混并凡有遷升必遭掎摭聖德廣納不時發明小人多言益敢陰詐以是眩惑目無全人進用之意轉疑汲引之途漸隘舊齒既凋敗幾盡下

位或滯淹罕升故令官序失倫人才不長資望漸薄砥礪
浸微高卑等衰殆不相續臣以竊位屬當序才懼曠庶官
亟黷宸衷昧識不足以周物微誠不足以動天徒勤進善
之心轉積妨賢之罪慙惶交慮焚灼盈懷凡除吏者非謗
刺之所生必怨咎之所聚宰臣獲戾多起於茲屢屢上干
何所為利但以待罪鈞轄職思其憂兼迫於感恩願效之
誠不得不冒昧言之耳其於裁擇用捨惟陛下圖之謹奏

陸宣公中書奏議卷第五

陸宣公中書奏議卷第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
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籍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
公田不善則非人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
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
租粟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
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
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緇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
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
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

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進三尺以其出納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校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割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非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

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棄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掃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踈竭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頻重憫烝黎之困窮分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

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曆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為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為經制摠無名之異賦以立恆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為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立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墮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為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内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墮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為宗不以丁身為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

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困倉直雖輕而眾以為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筭緡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齊而樂轉徙者怕脫於徭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為姦毆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今本道本州各依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既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所不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為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舊

輕之鄉歸附益衆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踏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踈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踈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禁絲重傷宿痾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曆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司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易

協物宜故法雖久刊而人未甚瘁及摠雜徵虛數以爲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旣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勅皆謂權宜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一疋當錢三千二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百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物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

法之重若是既無以拯之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東以彛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巧避微文曲成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曆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害或水旱荐災由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盡申

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之稅額累加見在疲甍一室已空四鄰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于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垂愛人節用之旨宜輕徭薄賦之言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謂太平可期旣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儻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閒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曰
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而
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則命
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久安則財贍本固則
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取繁
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急聖
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去華
去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色目
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咸節之遂
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頃因軍興每貫
加徵二伯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
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

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儀各有常貢
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
寧憂乏財但勅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
減德示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物
已弘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已來稍渝前旨
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貪
饕之輩島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王
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所
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簡
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望
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稱
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唯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百

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
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俾
均平每道各令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
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閒大約可准而又量土地之
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為兩等州等下者其每
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
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
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
一決當不甚低昂既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
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

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征非
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天凡生於天地之
閒而五材之用為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
作為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
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而定賦入者唯布麻繒纊與百
穀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准又立貨泉
之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
為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為
也錢貨者官之所為也人之所為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
為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
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
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

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筭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稅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緡三疋價旣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

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緡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緡六疋價旣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緡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摠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緡若干疋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衆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緡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脩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

無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
不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
法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
蚩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為問答以
備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
有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天抵皆約錢數若今以
布帛為額是令支計無憑答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
布帛踰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
大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
課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
者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衆寡
為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

吏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恇於家以權為
常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
錢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
復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
差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
某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列便
為恇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
之所稟不減官私有准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為切有
職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
事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為賦復何
所傷議者若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糶用權
物價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答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

澤之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
爲此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
貴由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
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
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
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
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即山殖貨之功峻用
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糶鹽以入其直
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
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
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怕使計
錢納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

利以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
平軍國之資無乃有闕答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
消亡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舍垢之德而
緩於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興
別獻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
曆之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摠收極甚之數定爲兩
稅矣所是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閒緣軍用不給已嘗加
徭矣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曆極甚之數殆
將再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
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
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
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

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飢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以蓋徹樂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用之盈虛在於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躬儉節用靜事息人服弋絺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罷靈臺而不

脩屢賜田租以厚丞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乘牝特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鄽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入至于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版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荐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俸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

八年以後米斗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糧故人到于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皆以畜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秦始皇據崑崙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之安貪欲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徭太半之賦進諫者謂之宜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至殫竭大搜財貨筭及舟車遠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

民侯以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廉平是時公私豐饒議者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皆以縱欲殘人竟致蹙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蹙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罔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墮之禁糾之以版圖比閔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歷代因襲以爲彝章其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則驚離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

惠競誘姦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謂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恫代墮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

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
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
效以爲績安忍莫徵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
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
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
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
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污萊有益煩勞無增
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
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
益捶骨瀝髓隨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
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
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

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
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
然則引人逋逃蹙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
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
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僞莫得而辨
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旣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
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
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儻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
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
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
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旣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
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

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校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校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納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歲據額徵納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殖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弘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校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衆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衆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負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

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違無所妨速不為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填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衷旋屬征役多故復今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餓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衆不忤懼夫水旱為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

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為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飢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為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為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

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
所蓄糧儲唯計廩積大瘳賦人之食而不知斂溝壑委人
之骨而不能恤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
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
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為官而備者人
必不贍為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
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
不務頃以寇戎為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
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
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
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獲始畢糶糧
已空執契檐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儻遇荐飢

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為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鄙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
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為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
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
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
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為人備災過聽愚計
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
貫元勅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
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便使均
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即與觀察使
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糶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
事叅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糶巡院官同勾當

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
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
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
荒即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頒許從便
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
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侔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飢
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衆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
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
中必盈三歲之蓄弘長不已升平可期使聖代黎人永無
饑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
齊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士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
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勵廉隅是古今之所
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
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
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宰徇貪求藏
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
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
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
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
同輩旣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恣曷有紀極天下之物
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
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

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
訛靡，眩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
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
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
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
業，由無曠耕之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
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壞墮，
恣人吞噬，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漁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
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
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
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

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
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井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
一，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
貪財貨，安得不壅音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
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脩整行之，實難革弊化
人事，當有漸望。今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
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
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
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敘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
奉恩旨，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
書曰：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文

曰厥後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
以陛下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
及百姓必為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肢體亦無所惜臣
久叨近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
人間疾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
然則愁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
信而有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
行之惟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
熟耳此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
尚未足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
行居安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陸宣公中書奏議卷第六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

靜嘉堂文庫所藏